史記三家註/卷1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一百零五

史記卷一百零六
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
作者：司馬遷　西漢

卷一百零七

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

吳王濞〈索隱案：澎濞字也，音披位反。〉者，高帝兄劉仲之子也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仲名喜。」〉高帝已定天下七年，立劉仲爲代王。而匈奴攻代，劉仲不能堅守，弃國亡，閒行〈索隱謂獨行從他道逃走。閒音紀閑反。〉走雒陽，自歸天子。天子爲骨肉故，不忍致法，廢以爲郃陽侯。〈索隱《地理志》馮翊縣名，在郃水之陽。音合。　正義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。〉高帝十一年秋，淮南王英布反，東并荊地，劫其國兵，西度淮，擊楚，高帝自將往誅之。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，有氣力，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，會甄，〈索隱地名也。在蘄縣之西。會音古兌反。甄音錘。〉布走。荊王劉賈爲布所殺，無後。上患吳、會稽輕悍，無壯王以填之，〈索隱填音鎮。〉諸子少，乃立濞於沛爲吳王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十二年十月辛丑。」〉王三郡五十三城。已拜受印，高帝召濞相之，謂曰：「若狀有反相。」心獨悔，業已拜，因拊其背，〈索隱拊音撫。〉告曰：「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，豈若邪？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，五十有三年。」駰案：應劭曰「克期五十，占者所知。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，後劉項起東南，疑當如此耳」。如淳曰「度其貯積足用爲難，又吳楚世不賓服」。　索隱案：應氏之意，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，本是占氣者所說，高祖素聞此說，自以前難未弭，恐後災更生，故說此言，更以戒濞。如淳之說，亦合事理。〉然天下同姓爲一家也，慎無反！」濞頓首曰：

「不敢。」

會孝惠、高后時，天下初定，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。吳有豫章郡銅山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今故鄣。」　索隱案：鄣郡後改曰故鄣。或稱「豫章」爲衍字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秦兼天下，以爲鄣郡，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。」銅山，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，並屬章也。〉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（益）〔盜〕鑄錢，煮海水爲鹽，以故無賦，國用富饒。〈集解如淳曰：「鑄錢煮鹽，收其利以足國用，故無賦於民。」　正義按：既盜鑄錢，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？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？如說非也。言吳國山既出銅，民多盜鑄錢，及煮海水爲鹽，以山海之利不賦之，故言無賦也。其民無賦，國用乃富饒也。〉

孝文時，吳太子入見，〈索隱姚氏案：《楚漢春秋》云「吳太子名賢，字德明」。〉得侍皇太子飲博。吳太子師傅皆楚人，輕悍，又素驕，博，爭道，不恭，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，殺之。〈索隱提音啼，又音底，又音弟。〉於是遣其喪歸葬。至吳，吳王慍〈正義於問反，怨也。〉曰：「天下同宗，死長安即葬長安，何必來葬爲！」復遣喪之長安葬。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，稱病不朝。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，驗問實不病，諸吳使來，輒繫責治之。吳王恐，爲謀滋甚。及後使人爲秋請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冬當斷獄，秋先請擇其輕重也。」孟康曰：「律，春曰朝，秋曰請，如古諸侯朝聘也。」如淳曰：「濞不得行，使人代己致請禮也。」　索隱音淨。孟說是也。應劭所云斷獄先請，不知何憑。如淳云代己致請，亦是臆說。且文云「使人爲秋請」，謂使人爲此秋請之禮也。〉上復責問吳使者，使者對曰：「王實不病，漢繫治使者數輩，以故遂稱病。且夫『察見淵中魚，不祥』。〈集解張晏曰：「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。」　索隱案：此語見韓子及文子。韋昭曰「知臣下陰私，使憂患生變，爲不祥。故當赦宥，使自新也」。〉今王始詐病，及覺，見責急，愈益閉，恐上誅之，計乃無聊。唯上弃之而與更始。」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，而賜吳王几杖，老，不朝。吳得釋其罪，謀亦益解。然其居國以銅鹽故，百姓無賦。〈索隱按：吳國有鑄錢煮鹽之利，故百姓不別徭賦也。〉卒踐更，輒與平賈。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以當爲更卒，出錢三百文，謂之『過更』。自行爲卒，謂之『踐更』。吳王欲得民心，爲卒者顧其庸，隨時月與平賈，如漢桓、靈時有所興作，以少府錢借民比也。」　索隱案：漢律，卒更有三，踐更、居更、過更也。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，謂爲踐更合自出錢，今王欲得人心。乃與平賈，官雠之也。　正義踐更，若今唱更、行更者也，言民自著卒。更有三品：有卒更，有踐更，有過更。古者正卒無常人，皆當迭爲之，是爲卒更。貧者欲顧更錢者，次直者出錢顧之，月二千，是爲踐更。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月，亦各爲更，律所謂繇戍也。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，

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，又行者出錢三百入官，官給戍者，是爲過更。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，後改爲謫，乃戍邊一歲。〉歲時存問茂材，賞賜閭里。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，訟共禁弗予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訟音松。」駰按：如淳曰「訟，公也」。　正義訟音容。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。〉如此者四十餘年，〈正義言四十餘年者，太史公盡言吳王一代行事也。《漢書》作「三十餘年」，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，乃減十年，是班固不曉其理也。〉以故能使其眾。

鼂錯爲太子家令，得幸太子，數從容言吳過可削。數上書說孝文帝，文帝寬，不忍罰，以此吳日益橫。及孝景帝即位，錯爲御史大夫，說上曰：「昔高帝初定天下，昆弟少，諸子弱，大封同姓，故王孼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，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，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：封三庶孼，分天下半。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，詐稱病不朝，於古法當誅，文帝弗忍，因賜几杖。德至厚，當改過自新。乃益驕溢，即山〈索隱案：即山，山名。又即者，就也。〉鑄錢，煮海水爲鹽，誘天下亡人，謀作亂。今削之亦反，不削之亦反。削之，其反亟，禍小；不削，反遲，禍大。」三年冬，楚王朝，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，私姦服舍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服舍，在喪次，而私姦宮中也。」〉請誅之。詔赦，罰削東海郡。因削吳之豫章郡、會稽郡。及前二年趙王有罪，削其河閒郡。〈索隱案：《漢書》作「常山郡」也。〉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，削其六縣。

漢廷臣方議削吳。吳王濞恐削地無已，因以此發謀，欲舉事。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，聞膠西王勇，好氣，喜兵，諸齊〈集解韋昭曰：「故爲齊分爲國者膠東、濟北之屬。」〉皆憚畏，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誚〈索隱音徒鳥反。〉膠西王。無文書，口報曰：「吳王不肖，有宿夕之憂，不敢自外，使喻其驩心。」王曰：「何以教之？」高曰：「今者主上興於姦，飾於邪臣，好小善，聽讒賊，擅變更律令，侵奪諸侯之地，徵求滋多，誅罰良善，日以益甚。里語有之，『舐糠及米』。〈索隱案：言舐糠盡則至米，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。〉吳與膠西，知名諸侯也，一時見察，恐不得安肆矣。吳王身有內病，不能朝請二十餘年，嘗患見疑，無以自白，今脅肩累足，猶懼不見釋。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，〈正義張革反。〉所聞諸侯削地，罪不至此，此恐不得削地而已。」王曰：「然，有之。子將柰何？」高曰：「同惡相助，同好相留，同情相成，同欲相趨，同利相死。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，願因時循理，弃軀以除患害於天下，億亦可乎？」王瞿然駭曰：〈索隱劉氏瞿音九具反。又說文云「瞿，遠視貌」。音九縛反。〉「寡人何敢如是？今主上雖急，固有死耳，安得不戴？」高曰：「御史大夫鼂錯，熒惑天子，侵奪諸侯，蔽忠塞賢，朝廷疾怨，諸侯皆有倍畔之意，人事極矣。彗星出，蝗蟲數起，此萬世一時，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。〈索隱案：所謂「殷憂以啟明聖」也。〉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討，

外隨大王後車，彷徉天下，所鄉者降，所指者下，天下莫敢不服。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，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，守滎陽敖倉之粟，距漢兵。治次舍，須大王。大王有幸而臨之，則天下可并，兩主分割，不亦可乎？」王曰：「善。」高歸報吳王，吳王猶恐其不與，乃身自爲使，使於膠西，面結之。

膠西羣臣或聞王謀，諫曰：「承一帝，至樂也。今大王與吳西鄉，弟令事成，兩主分爭，患乃始結。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，非長策也。」〈集解文穎曰：「王之太后也。」〉王弗聽。遂發使約齊、菑川、膠東、濟南、濟北，皆許諾，而曰「城陽景王有義，攻諸呂，勿與，事定分之耳」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爾時城陽恭王喜，景王之子。」〉

諸侯既新削罰，振恐，多怨鼂錯。及削吳會稽、豫章郡書至，則吳王先起兵，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，膠東、菑川、濟南、楚、趙亦然，遂發兵西。齊王後悔，飲藥自殺，畔約。濟北王城壞未完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，不得發兵。膠西爲渠率，膠東、菑川、濟南共攻圍臨菑。趙王遂亦反，陰使匈奴與連兵。

七國之發也，吳王悉其士卒，下令國中曰：「寡人年六十二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。」〉身自將。少子年十四，亦爲士卒先。諸年上與寡人比，下與少子等者，皆發。」發二十餘萬人。南使閩越、東越，東越亦發兵從。

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，初起兵於廣陵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荊王劉賈都吳，吳王移廣陵也。」〉西涉淮，因并楚兵。發使遺諸侯書曰：「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、膠東王、菑川王、濟南王、趙王、楚王、淮南王、衡山王、廬江王、故長沙王子：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吳芮之玄孫靖王著，以文帝七年卒，無嗣，國除。」駰案：如淳曰「吳芮後四世無子，國除。庶子二人爲列侯，不得嗣王，志將不滿，故誘與之反也」。〉幸教寡人！以漢有賊臣，無功天下，侵奪諸侯地，使吏劾繫訊治，以僇辱之爲故，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故，事也。」　正義按：專以僇辱諸侯爲事。〉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，絕先帝功臣，進任姦宄，詿亂天下，〈正義詿音挂。〉欲危社稷。陛下多病志失，不能省察。欲舉兵誅之，謹聞教。敝國雖狹，地方三千里；人雖少，精兵可具五十萬。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，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，又可得三十餘萬。寡人雖不肖，願以身從諸王。越直〈集解音值。〉長沙者，〈索隱服虔云：「直音值。謂其境相接也。」〉因王子定長沙以北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南越直長沙者，因王子定也。」　索隱案：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。值者，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。〉西走蜀、漢中。〈正義走音奏，向

也。王子，長沙王子也。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，其民因王子卒而鎮定長沙以北，西向蜀及漢中，咸委王子定矣。〉告越、〈集解如淳曰：「告東越使定之。」〉楚王、淮南三王，與寡人西面；〈正義越，東越也。又告東越、楚、淮南三王，與吳王共西面擊之。三王謂淮南、衡山、廬江也。〉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、河內，或入臨晉關，〈正義今蒲津關。〉或與寡人會雒陽；燕王、趙王固與胡王有約，燕王北定代、雲中，搏胡眾〈索隱搏音專。專謂專統領胡兵也。〉入蕭關，〈正義今名隴山關，在原州平涼縣界。〉走長安，匡正天子，以安高廟。願王勉之。楚元王子、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，怨入骨髓，欲一有所出之久矣，寡人未得諸王之意，未敢聽。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，振弱伐暴，以安劉氏，社稷之所願也。敝國雖貧，寡人節衣食之用，積金錢，脩兵革，聚穀食，夜以繼日，三十餘年矣。凡爲此，願諸王勉用之。能斬捕大將者，賜金五千斤，封萬戶；列將，三千斤，封五千戶；裨將，二千斤，封二千戶；二千石，千斤，封千戶；千石，五百斤，封五百戶：皆爲列侯。其以軍若城邑降者，卒萬人，邑萬戶，如得大將；人戶五千，如得列將；人戶三千，如得裨將；人戶千，如得二千石；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。佗封賜皆倍軍法。〈集解服虔曰：「封賜倍漢之常法。」〉其有故爵邑者，更益勿因。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，弗敢欺也。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，非必取於吳，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。有當賜者告寡人，寡人且往遺之。敬以聞。」

七國反書聞天子，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，往擊吳楚；遣曲周侯酈寄擊趙；將軍欒布擊齊；大將軍竇嬰屯滎陽，監齊趙兵。

吳楚反書聞，兵未發，竇嬰未行，言故吳相袁盎。盎時家居，詔召入見。上方與鼂錯調兵笮軍食，上問袁盎曰：「君嘗爲吳相，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？今吳楚反，於公何如？」對曰：「不足憂也，今破矣。」上曰：「吳王即山鑄錢，煮海水爲鹽，誘天下豪桀，白頭舉事。若此，其計不百全，豈發乎？何以言其無能爲也？」袁盎對曰：「吳有銅鹽利則有之，安得豪桀而誘之！誠令吳得豪桀，亦且輔王爲義，不反矣。吳所誘皆無賴子弟，亡命鑄錢姦人，故相率以反。」鼂錯曰：「袁盎策之善。」上問曰：「計安出？」盎對曰：「願屏左右。」上屏人，獨錯在。盎曰：「臣所言，人臣不得知也。」乃屏錯。錯趨避東廂，恨甚。上卒問盎，盎對曰：「吳楚相遺書，曰『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，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，〈索隱適音直革反，又音宅。〉削奪之地』。故以反爲名，西共誅鼂錯，復故地而罷。方今計獨斬鼂錯，發使赦吳楚七國，復其故削地，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。」於是上嘿然良久，曰：「顧誠何如，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。」盎曰：「臣愚計無出此，願上孰計之。」乃拜盎爲太常，〈正義令盎爲太常，以示奉宗廟之指意。〉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名通，其父名廣。」駰案：《漢書》曰「吳王弟

子德侯廣爲宗正」也。〉盎裝治行。後十餘日，上使中尉召錯，紿載行東市。錯衣朝衣斬東市。則遣袁盎奉宗廟，宗正輔親戚，〈正義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。〉使告吳如盎策。至吳，吳楚兵已攻梁壁矣。宗正以親故，先入見，諭吳王使拜受詔。吳王聞袁盎來，亦知其欲說己，笑而應曰：「我已爲東帝，尚何誰拜？」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，欲劫使將。盎不肯，使人圍守，且殺之，盎得夜出，步亡去，走梁軍，遂歸報。

條侯將乘六乘傳，〈正義上音乘，下竹戀反。〉會兵滎陽。至雒陽，見劇孟，喜曰：「七國反，吾乘傳至此，不自意全。〈正義言不自意洛陽得全，及見劇孟。〉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，劇孟今無動。吾據滎陽，以東無足憂者。」至淮陽，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：「策安出？」客曰：「吳兵銳甚，難與爭鋒。楚兵輕，〈正義遣正反。〉不能久。方今爲將軍計，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，以梁委吳，吳必盡銳攻之。將軍深溝高壘，使輕兵絕淮泗口，塞吳饟道。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，乃以全彊制其罷極，破吳必矣。」條侯曰：「善。」從其策，遂堅壁昌邑南，〈正義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。〉輕兵絕吳饟道。

吳王之初發也，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。田祿伯曰：「兵屯聚而西，無佗奇道，難以就功。臣願得五萬人，別循江淮而上，收淮南、長沙，入武關，與大王會，此亦一奇也。」吳王太子諫曰：「王以反爲名，此兵難以藉人，藉人亦且反王，柰何？且擅兵而別，多佗利害，未可知也，〈集解蘇林曰：「祿伯儻將兵降漢，自爲利己，於吳爲生患也。」〉徒自損耳。」吳王即不許田祿伯。

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：「吳多步兵，步兵利險；漢多車騎，車騎利平地。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，直弃去，疾西據雒陽武庫，食敖倉粟，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，雖毋入關，天下固已定矣。即大王徐行，留下城邑，漢軍車騎至，馳入梁楚之郊，事敗矣。」吳王問諸老將，老將曰：「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，安知大慮乎！」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。

吳王專并將其兵，未度淮，諸賓客皆得爲將、校尉、候、司馬，獨周丘不得用。周丘者，下邳人，亡命吳，酤酒無行，吳王濞薄之，弗任。周丘上謁，說王曰：「臣以無能，不得待罪行閒。臣非敢求有所將，願得王一漢節，必有以報王。」王乃予之。周丘得節，夜馳入下邳。下邳時聞吳反，皆城守。至傳舍，召令。令入戶，使從者以罪斬令。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：「吳反兵且至，至，屠下邳不過食頃。今先下，家室必完，能者封侯矣。」出乃相告，下邳皆下。周丘一夜得三萬人，使人報吳王，遂將其兵北略城邑。比至城陽，〈正義《地理志》云城陽國，故齊，漢文帝二年別爲國，屬兗州。〉兵十餘

萬，破城陽中尉軍。聞吳王敗走，自度無與共成功，即引兵歸下邳。未至，疽發背死。

二月中，吳王兵既破，敗走，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：「蓋聞爲善者，天報之以福；爲非者，天報之以殃。高皇帝親表功德，建立諸侯，幽王、悼惠王絕無後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，王幽王子遂、悼惠王子卬等，令奉其先王宗廟，爲漢藩國，德配天地，明並日月。吳王濞倍德反義，誘受天下亡命辠人，亂天下幣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幣，錢也。以私錢淆亂天下錢也。」〉稱病不朝二十餘年，有司數請濞罪，孝文皇帝寬之，欲其改行爲善。今乃與楚王戊、趙王遂、膠西王卬、濟南王辟光、菑川王賢、膠東王雄渠約從反，爲逆無道，起兵以危宗廟，賊殺大臣及漢使者，迫劫萬民，夭殺無罪，燒殘民家，掘其丘冢，甚爲暴虐。今卬等又重逆無道，燒宗廟，鹵御物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鹵，抄掠也。宗廟在郡縣之物，皆爲御物。」　正義顏師古曰：「御物，宗廟之服器也。」〉朕甚痛之。朕素服避正殿，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。擊反虜者，深入多殺爲功，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，無有所置。〈正義置，放釋也。〉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，皆要斬。」

初，吳王之度淮，與楚王遂西敗棘壁，〈正義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。〉乘勝前，銳甚。梁孝王恐，遣六將軍擊吳，又敗梁兩將，士卒皆還走梁。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，條侯不許。又使使惡條侯於上，上使人告條侯救梁，復守便宜不行。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楚相張尚諫王而死。」　正義按：羽，尚弟也。〉乃得頗敗吳兵。吳兵欲西，梁城守堅，不敢西，即走條侯軍，會下邑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屬梁國。」　正義宋州碭山縣，本漢下邑縣。〉欲戰，條侯壁，不肯戰。吳糧絕，卒飢，數挑戰，遂夜犇條侯壁，驚東南。條侯使備西北，果從西北入。吳大敗，士卒多飢死，乃畔散。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，度江走丹徒，保東越。〈正義東越傳云：「獨東甌受漢之購，殺吳王。」丹徒，潤州也。東甌即東越也。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。〉東越兵可萬餘人，乃使人收聚亡卒。漢使人以利啗東越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啗音徒覽反。」〉東越即紿吳王，吳王出勞軍，即使人鏦殺吳王，〈集解孟康曰：「方言『戟謂之鏦』。」　索隱鏦音七江反。謂以戈刺殺之。鄒氏又音舂。亦音「從容」之「從」，謂撞殺之也。〉盛其頭，〈集解吳地記曰：「吳王濞葬武進縣南，地名相唐。」　索隱張勃云「吳王濞葬丹徒縣南，其地名相唐」。今注本云「武進縣」，恐錯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壁聚北，今入于江。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冢，在縣北，其處名爲相唐。」〉馳傳以聞。吳王子子華、子駒亡走閩越。吳王之弃其軍亡也，軍遂潰，往往稍降太尉、梁軍。楚王戊軍敗，自殺。

三王之圍齊臨菑也，三月不能下。漢兵至，膠西、膠東、菑川王各引兵歸。膠西王乃袒

跣，席槀，飲水，謝太后。王太子德曰：「漢兵遠，臣觀之已罷，可襲，願收大王餘兵擊之，擊之不勝，乃逃入海，未晚也。」王曰：「吾士卒皆已壞，不可發用。」弗聽。漢將弓高侯頹當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姓韓。」〉遺王書曰：「奉詔誅不義，降者赦其罪，復故；不降者滅之。王何處，須以從事。」王肉袒叩頭漢軍壁，謁曰：「臣卬奉法不謹，驚駭百姓，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，敢請菹醢之罪。」弓高侯執金鼓見之，曰：「王苦軍事，願聞王發兵狀。」王頓首膝行對曰：「今者，鼂錯天子用事臣，變更高皇帝法令，侵奪諸侯地。卬等以爲不義，恐其敗亂天下，七國發兵，且以誅錯。今聞錯已誅，卬等謹以罷兵歸。」將軍曰：「王苟以錯不善，何不以聞？（及）〔乃〕未有詔虎符，擅發兵擊義國。以此觀之，意非欲誅錯也。」乃出詔書爲王讀之。讀之訖，曰：「王其自圖。」王曰：「如卬等死有餘罪。」遂自殺。太后、太子皆死。膠東、菑川、濟南王皆死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云『自殺』。」〉國除，納于漢。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，趙王自殺。濟北王以劫故，得不誅，徙王菑川。

初，吳王首反，并將楚兵，連齊趙。正月起兵，三月皆破，獨趙後下。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爲楚王，續元王後。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，爲江都王。

太史公曰：吳王之王，由父省也。〈集解言濞之王吳，由父代王被省封郃陽侯。省音所幸反。　索隱省音所景反。省者，減也。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郃陽侯也。〉能薄賦斂，使其衆，以擅山海利。逆亂之萌，自其子興。爭技發難，〈索隱謂與太子爭博爲爭技也。〉卒亡其本；親越謀宗，竟以夷隕。鼂錯爲國遠慮，禍反近身。袁盎權說，初寵後辱。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，山海不以封。「毋親夷狄，以疏其屬」，蓋謂吳邪？「毋爲權首，反受其咎」，豈盎、錯邪？

索隱述贊吳楚輕悍，王濞倍德。富因採山，釁成提局。憍矜貳志，連結七國。嬰命始監，錯誅未塞。天之悔禍，卒取奔北。